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丽娜,王思捷. 基于 CiteSpace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8(2): 87-93.

基于 CiteSpace 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孙丽娜 王思捷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本于为我国国家安全理论提供科学的研究依据, 筛选出中国知网 2014 年至 2024 年间收录的主题为“总体国家安全观”, 来源为“CSSCI”的 584 篇文献, 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其进行分析, 并绘制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结果表明, 目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工作仍处在初级阶段, 在理论体系、思想渊源、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等方面还要继续深化。因此, 要增强学界内部共识, 强化安全治理研究, 逐步拓宽全球视域, 形成学界研究合力。

关键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 安全治理; CiteSpace

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2025)02-0087-07

2014 年 4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P201)]。学界围绕国家安全理论在新时代下的这一重大创新成果, 深入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当代价值、研究内容、基本特征、实践路径等议题。基于此, 本文试图对现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 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脉络, 以期完善研究体系, 提升研究层次。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文献分布情况

(一) 时间分布情况

如图 1 所示, 2014~2024 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发文量呈上升态势, 据此, 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分析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情况, 可以发现: 2014~2017 年为起步阶段, 在此阶段, 每年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文献均不超过 30 篇, 文献增长幅度也较小; 2018~2020 年为上升阶段, 这一阶段的文献数量上升幅度较前一阶段大, 尽管在 2019 年发文量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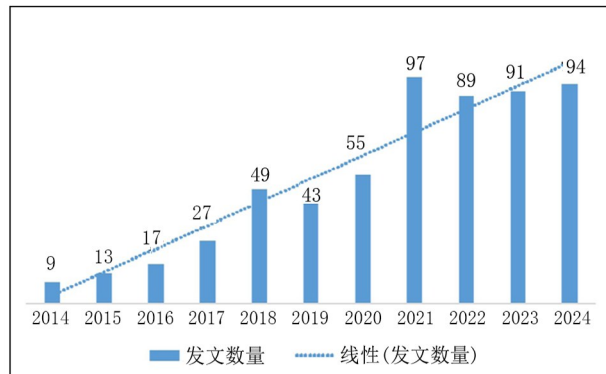


图 1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文献时间分布趋势

小幅波动, 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可以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已经引发学界关注, 学者们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热情开始升温; 2021~2024 年及之后是成熟阶段, 文献数量达到峰值, 根据文献增长幅度预测, 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在 2025 年将突破百篇, 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在未来依然将是学者关注的热点。综上, 不论是基数变化还是增长幅度, 都可以表明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收稿日期: 2024-11-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略文化视角下大国安全战略研究”(20BGJ010)

第一作者简介: 孙丽娜(1986-), 女, 河南周口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与文化安全研究。

(二)期刊分布情况

通过分析高刊载量的期刊类别,可以得知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结构属于集中度高的单一学科式。图 2 为期刊分布饼状图,明确显示了各类型期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领域的登载比例。登载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期刊主要包括:教育相关期刊(28%)、政治军事法律综合相关期刊(24%)、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相关期刊(19%)、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相关期刊(14%)、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相关期刊(10%)、中国共产党相关期刊(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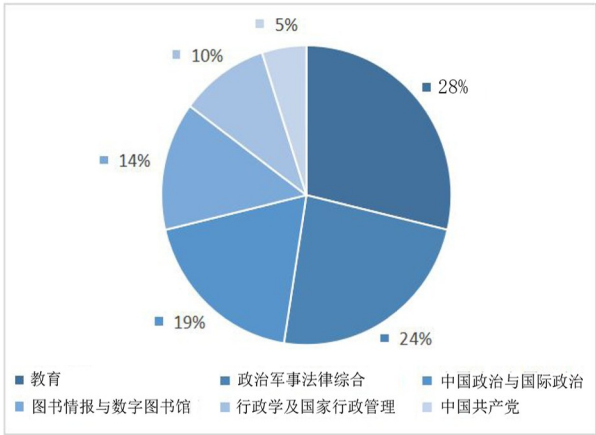


图 2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文献期刊分布饼状图

从图 2 可以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文献最多刊载于教育相关期刊,其次刊载于政治军事法律综合相关期刊。经实际查阅发现,以上期刊大多是编入“社会科学 I”“社会科学 II”“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专题。这表明,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视角始于政治学、法学、情报学等学科,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较少,也从侧面证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范围挖掘空间还很大。

(三)作者分布情况

借助普赖斯定律 $N = 0.747 \sqrt{N_{\max}}$ ^① 计算核心作者数量,将最高产作者“刘跃进”的发文数量 11 篇作为 N_{\max} 代入公式,得到 $N = 2.893$ 。在此选用取整原则,发文量达到 3 篇的作者,即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有刘跃进、马海群、张海波等 10 位核心作者。

目前,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核心学者相对较少,开展长期持续性研究的学者则更少,大部分研究者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理论基础,而非进行专门的研究。经计算,10 位核心作者平均发文量为 4.4 篇,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总文献的 10.27%。然而作者共现图谱中呈现出的节点较为零散,仅有少数作者之间存在不多的连线,说明其大多为独立研究,领域内的高产作者、核心作者之间合作不够密切,高产作者、核心作者与其他作者的合作发文也不多,见图 3。



图 3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① N 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的论文篇数, N_{\max} 为统计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篇数。

(四)引用分布情况

为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知识基础,文章选取领域内被引频次排名前 20 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高被引文献发表时间较为分散,其中,2015 年和 2021 年分别是重要节点,发文量各达到 4 篇,均占高被引文献总量的 20%。

这些文献主要从国家安全、安全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应急管理、网络安全等角度着手,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地位与重要性以及实践中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这表明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先行者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2021 年以来没有出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一

点值得警醒和反思。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热点主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生成节点 265 个,连线 240 条,网络密度为 0.0069。进行聚类分析后,ModularityQ^① 值为 0.7848,MeanSilhouette^② 值为 0.971,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关键词聚类结构显著,聚类结果合理,聚类效果较好。对关键词共现图谱运用 LLR 算法,导出 8 个主要聚类。为使知识图谱的显示情况更清楚,笔者特对节点离散、与主题关联并不密切的聚类 #7 作隐藏处理,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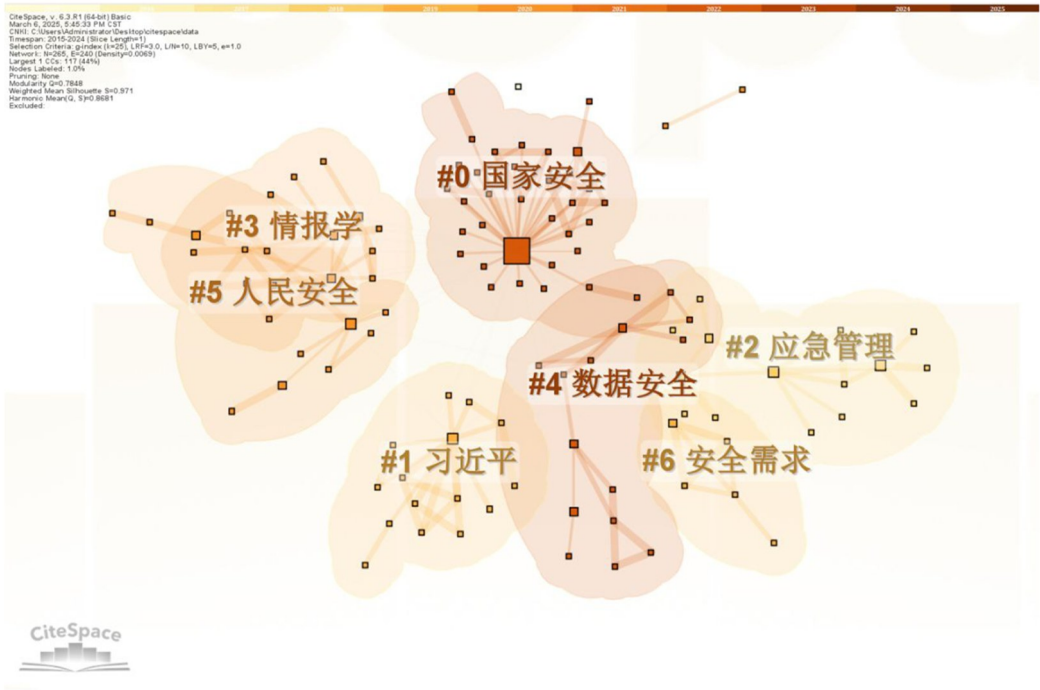


图 4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通过对 8 个主要聚类知识图谱的分析以及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深入研读,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热点主题总结为以下三类。

(一)国家安全治理

包括 #0“国家安全”、#2“应急管理”。聚类 #0“国家安全”关键词有国家安全、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人口安全等。聚类 #2“应急管理”关键词有安全治理、下一代应急管理、第三代应急管理、海上安全等。

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及我国安全治理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2]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国家安全也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为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3]其中,

① ModularityQ,即聚类模块值(Q 值),一般认为大于 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
② MeanSilhouette 值,即聚类平均轮廓值,一般认为大于 0.5 就是合理的,大于 0.7 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从应急管理政策体系的演进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中国的安全治理提供了顶层设计,为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演进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动力。^[4]

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从核心作者和高被引论文看,发文量最多(11 篇)的刘跃进教授是我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在国家安全治理研究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本文分析文献的高被引文献中,刘跃进教授发文 2 篇,即《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被引用 124 次,高被引排序第 6)、《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被引用 87 次,高被引排序第 17),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发表年份为 2014 年,是检索到的最早年份的论文之一。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

包括#1“习近平”、#6“安全需求”。聚类#1“习近平”关键词有人民安全、党的领导、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聚类#6“安全需求”关键词有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架构、中国特色、紧迫任务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面临的安全威胁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演变、呈现出一些新状态。在国内,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仍然猖獗;在国际,动荡的世界局势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建设,经济全球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替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日益艰巨。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对总体进行把握,突破传统安全问题的理念局限,不仅注重传统安全,更要将非传统安全统一到国家安全大战略中。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思想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马克思国家安全思想,汲取中国历任领导人的国家安全理念,是国家安全理论的新发展,是应对安全形势的新方针。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要如何维护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不仅对于国家安全治理有重要指导意义,更是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借鉴方案。

(三)情报安全与国家安全

包括#3“情报学”、#4“数据安全”、#5“人民安全”。聚类#3“情报学”关键词有情报工作、军民融合、军民情报融合、体系构建等。聚类#4“数据安全”关键词有数据安全、算法安全、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等。聚类#5“人民安全”关键词有新安全、人民至

上、美好生活需要。

情报安全与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丰富了国家安全情报概念,“构建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安全,但不能仅仅是被动地维护国家安全,还应积极地进行情报活动以保障国家安全”^[5]。二是情报安全面临的问题。新时代我国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着新情况、新挑战,这些问题也是新时代我国情报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此外,自我认知上的误区、“烟囱体制”、情报科技发展滞后等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与情报安全息息相关。^[6]三是情报学科体系建构。当今大数据环境下,各个行业、各个学科之间数据相互关联,对某个领域的情报研究可能会涉及其他相关领域。这就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研究情报学,构建集军(军事、安全、边防、国防等)民(科技、社科、医卫、生态环境等)情报学于一体的情报学学科,形成大情报科学体系。^[7]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演进逻辑

(一)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分析有助于追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和趋势。基于对样本文献 2014~2024 年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大致沿着应急管理、安全观、公共安全、新时代、情报工作、学科建设、生物安全、情报学、信息安全、高校、社会治理等 11 个主题转移,见图 5。

Top 11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5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词突现图谱

首先,图 5 所呈现的 11 个关键词均出现于 2015 年之后,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趋向成熟,学界探究与思考的问题面逐渐拓宽。其次,关键词维持热度时长较短,“公共安全”“学科建设”“生物安全”及“情报学”的热度仅维持了 1 年。从其热度维

持时长可以看出,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的变化,未形成持续性研究。此外,“高校”这一关键词于 2021 年首次出现,热度一直维持至 2024 年。据此,有理由相信,未来一段时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将持续围绕高校及高等教育展开。

(二)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可以通过展示不同时间段内

不同关键词聚类下的关键词演变情况,反映特定研究领域研究热点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见图 6。通过分析聚类情况及其内含的关键词随时间变化可知,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不仅体现了研究的问题导向和对时代需求的回应,而且也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紧密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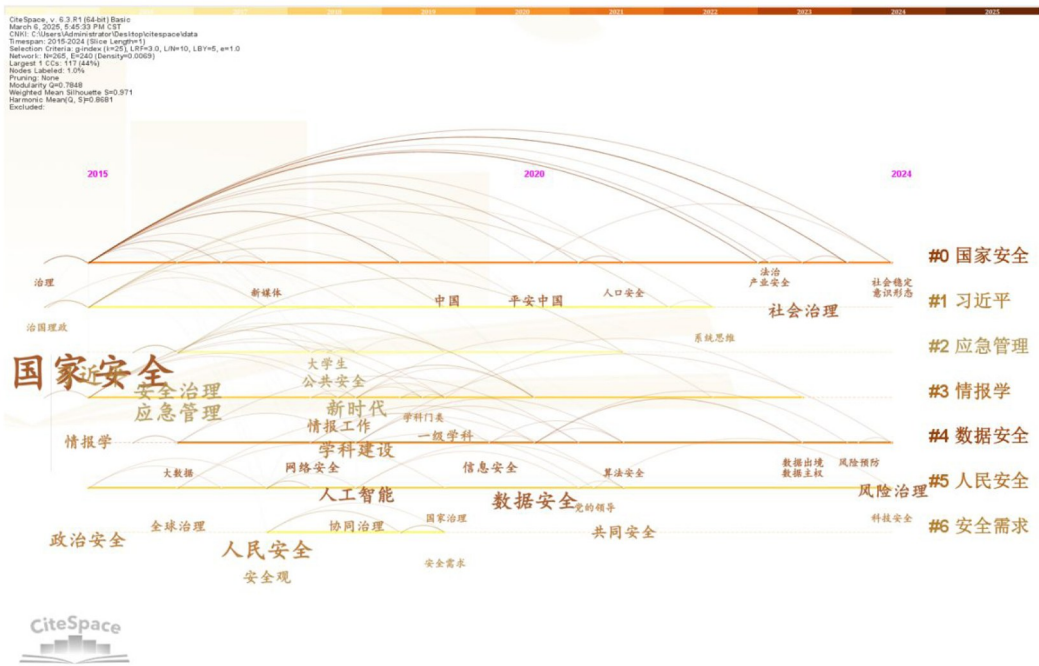


图 6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通过分析该图谱,可以初步推断出学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重心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现在 2014~2016 年,该阶段研究较少,大多只停留在理论探究层面,围绕安全理念、理论创新、习近平、体系架构、紧迫任务、中国特色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居多。第二个阶段是 2017~2019 年,此阶段的研究主题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作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并开始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治理的融合。第三个阶段是 2020 年至今,“# 4 数据安全”“# 5 人民安全”和“# 6 安全需求”三个聚类下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余聚类中关键词出现比较分散,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趋于横向扩散,但同时也可能出现缺乏集中研究的问题。

(三)关键词时区分析

图 7 中,时间轴所对应的热点关键词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不同时间段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新兴问

题,从而揭示某一研究领域的演进趋势。关键词时区图谱通过参数调整呈现了在协商治理研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 23 个关键词以及它们首次出现的时间。

通过剖析该图谱,可以做出以下判断。第一,2014~2024 年,相继有新的热点问题产生。例如,2016 年,“安全治理”“应急管理”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热点话题;2018 年,学界开始对“网络安全”这一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2020 年,“生物安全”成为该年度的热门关键词。第二,新热点的产生与党中央决策部署、社会突发事件等有密切相关性。例如,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这也是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表现,由此,“安全治理”“应急管理”等关键词在 2016 年出现在学界的研究成果中。2020 年 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学界

也对生物安全这一新兴问题的理论建构进行充分探讨,推动生物安全治理进入国家安全治理话语体系的重要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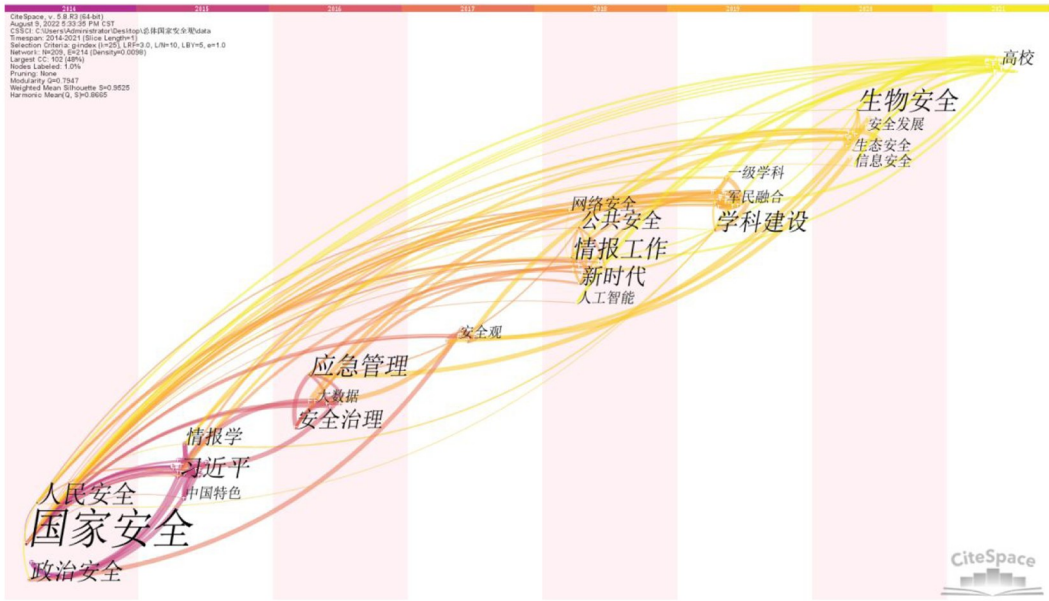


图 7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词时区图谱

四、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作为分析工具,从文献计量的角度探讨了 2014~2024 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关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相较于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本研究结果更加直观、可信。综合前文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理论探究阶段(2014~2016 年)、实践融合阶段(2017~2019 年)、横向扩散阶段(2020 年至今);政治学与法学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最为关注的学科领域,并且出现由政治学与法学视角向情报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视角转向的趋势;登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文献的期刊,首先分布在“政治学”类学科中,其次分布在“法学”类学科中;刘跃进、李辉、梁怀新等人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核心作者。就整体情况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发文量持续增长,并有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但研究合作网络目前尚未建立,合作关系较为松散,仍不足以形成统一的逻辑共识。

第二,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国家安

全治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情报安全与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走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热点词的出现与政策出台、社会事件之间的吻合度较高。例如,2018 年作为研究的分水岭,“新时代”等研究热点也随着政治新形势形成伴随研究。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政策的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与拓展,不断深挖领域、丰富视角,以适应新的时代背景。

第三,基于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前沿的梳理,加之对其演进逻辑的分析,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自提出以来,其前沿趋势向安全战略、公共安全、安全需求、人民安全、安全情报等方面转变,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问题导向和对时代需求的回应,以及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的紧密关系。本文预测未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发展方向为以下几点:基本概念界定与学科建设研究,安全治理法治化、制度化研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框架的融合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路径研究。

(二)研究建议

综合全文的分析,为更加紧跟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提高研究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增强学界内部共识,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向学术理论的转变。分析当前研究文献发现,在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界定中,学界大多还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官方文件为依据,如“五大要素说”^①和“11 要素说”^②,也有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不属于权威讲话、官方文件界定的新的安全要素。由此可见,目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政治理论,而不是一个学术理论,学术话语还没及时跟进政治性话语,换言之,两者还未实现整合。^[8]这使得学界内部难以形成共识,阻碍研究领域的深耕、拓宽。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以全局逻辑定位国家安全,以科学思维治理国家安全,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不断由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发展,为国家安全治理理论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强化安全治理研究,注重安全理论与治理实践有机融合发展。通过梳理文章选用的文献样本,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多为理论型研究,缺乏实践型和应用型的研究成果。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智慧,总体国家安全观由政治理论向学术理论转化离不开实践的指导作用,具体要从以下方面来完善:一是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顶层设计研究,在巩固研究学理性的同时增强研究自上而下的可操作性;二是细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微观要素,充实更多安全研究内容,衍生更丰富的研究领域;三是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化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方针政策,为安全大战略的制定贡献力量。

第三,逐步拓宽全球视域,主动向国际传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声音。通过整理文献发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视角多是基于中国自身,缺少国际视角,或通常将国际形势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背景,而不聚焦国际局势。总体国家安全观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启全新局面的新时代,要在

新形势下保障我国各方面安全,同时提高国际话语权,就必须更加主动地向全球人民传播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点与主张,帮助世界各国更好地解决国际性问题,将理论实践于造福世界人民,让各国民众接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第四,形成学界研究合力,建设多学科全链条的中国特色研究智库。作为一个领域交叉的学科,总体国家安全观容纳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科技、社会、技术、信息网络等多个方面。2021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国家安全学”设立。学界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核心研究者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加强跨学科和跨机构的研究团队建设,发挥各个学科或机构的优势,致力于在研究视角上体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回应和对接新兴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李文良.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J]. 社会科学文摘,2019(8).
[3]冯维江,张宇燕.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J]. 社会科学文摘,2019(8).
[4]张海波. 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J]. 中国行政管理,2016(4).
[5]张家年,马费成.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构建及运作[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8).
[6]张家年,马费成.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新时代情报工作的新内涵、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功效[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7).
[7]苏苏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展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未来[J]. 科技情报研究,2019(1).
[8]袁鹏.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时代特质[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0-21(8).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① 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更加细化的划分,即“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